张维为：中西方的又一次理性对话

张维为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2-05-24[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7908&idx=1&sn=66314b3d6ddd6b7fad42641628d78ff1&chksm=8bb01745bcc79e53e7dd3ebcea43af8ea70ebc7bdb4800fd7975aaa5017924fa9aeaf3b7f749&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0)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随着中国全方位的崛起，很多西方人感到不适，这使中西方对话交流变得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意识形态偏见使然，许多西方人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非西方民族能够如此之快地走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但西方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真的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模式及其可能产生的全球影响。

**“文明型国家”中国的崛起，**

**对现代国家制度的意义重大**

2021年我们在《这就是中国》里做过一期《中西方的一次理性对话》，我讲述了自己与芒克论坛主持人格里菲斯2020年进行的一次坦诚理性的对话，播出后效果不错。2021年11月19日，我和格里菲斯先生又进行了一次这样的对话，内容还挺丰富的，我想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下。

那天对话一开始，格里菲斯就告诉我，我们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线下的会场，我给每位来宾都赠送了一本您的著作《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本著作在中国和海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能否就请您从这本书开启我们今天的对话，请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然后再谈谈这种国家的崛起，对现代国家制度的意义。我是这样回答的，我称中国为“文明型国家”，这首先是一个事实陈述。世界上主要的古代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华文明，实际上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所以我把“文明型国家”定义为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重叠在一起的国家，它最大特征是既古老又现代。我举了个例子加以说明，我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我们的语言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前，但汉语又是非常现代的，比方说手机输入汉字比输入英文更快，我说抓住“文明型国家”这个“既古老又现代”这个特征，就可以比较好地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经济体制和中国的发展模式等等。我说西方对中国政治体制喜欢横加指责，什么“一党制”等等，但如果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就实现了国家统一，之后大部分时间中国都是由统一的执政集团治理的，否则的话中国就会四分五裂。我说今天我们还在使用两千多年前我们统一了的文字，我顺便调侃了一下欧盟，我说我们挺同情欧盟，他们迄今为止还没有统一的语言，所以欧盟不可能有中国那种凝聚力。而统一执政集团背后是选贤任能的这种制度安排，这个制度是古老传统的延续和演变，它源于我们古代的科举制度，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但它今天也具有现代性，我们今天这个选贤任能制度，大致可以概括为中国传统的选拔加上源于西方传统的选举，我说你看看中国最高领导层成员的履历，这些领导人在担任现职之前，几乎都治理过一亿以上的人口，这样的执政团队应该是世界上执政能力最强的团队之一。

**芒克对话：**

**怎么看美国的民主制度？**

格里菲斯先生接着问我怎么看美国这个民主制度，包括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发生的暴动，我说我记得那天有一条推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火了，大意是这样的：“如果美国看到美国国会山今天发生的事情，美国一定会入侵美国，把美国从美国的暴政下解放出来”。还有一个巴西外交官的推文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火了，他说：“这是美洲大陆上发生第一次没有美国大使馆参与的政变”。我想这些推文体现了美国以外的国家和人民，包括今天多数中国民众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看法。我说美国总统拜登当时正在筹备一个“世界民主峰会”，我认为这个峰会与其选择与中国对抗、与俄罗斯对抗，还不如认真反思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的许多问题和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许多问题。我说，我读了哈佛大学列维茨基教授的新著《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他指出现在美国总统竞选的失败者拒绝接受失败，这种权力的和平移交遇到了挑战，使美国民主越来越像第三世界民主。

**芒克对话：**

**中国有没有**

**“身份政治”的问题？**

格里菲斯先生接着问我，中国有没有身份政治的问题？身份政治现在在西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说我理解身份政治在西方尤其在美国的起源，它或多或少源于西方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差异的这种文化传统，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身份政治。我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给他做了一个解释，我说西方文化强调差异，中国文化既强调差异也重视共性。我引用了一句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观点，他是这样说的：“你讲一种语言的时候，这种语言也在讲你”。也就是说语言可以解释一个民族的许多东西，如果你拿汉语和英语等其它欧洲语言进行比较，这两者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汉语的核心字数是很少的，掌握三千个汉字，基本上就可以阅读报刊了，而你需要掌握两万个单词才能阅读《纽约时报》，我想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区别。比方说英文中你们用不同的词汇来表示“江”River，“湖”Lake，“海”Sea，“洋”Ocean，那么中文也有这样的词汇，但中文总是要加一个偏旁，来表明这些概念都与水有关，所以汉语的特点是在聚焦差异的同时也寻找共性。这种文化继承使我们能够比较好地避免西方的一种过分强调差异的身份政治。同样，我们文化中也重视权利和责任的平衡，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所以我想这种文化传承我们确实感到很自豪。

**西方社会民粹问题严重**

**中国是否也面临民粹挑战？**

格里菲斯接着又问我民粹主义问题，他说西方社会现在面临民粹主义这个巨大的挑战，中国是否也面临这样的挑战？我说是的，我们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但相比之下，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制度安排总体上可以比西方更好地应对这种挑战。因为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随着金钱的介入，人工智能的兴起等等，民粹主义在西方政治体制下造成的问题越来越大，西方的制度安排是选票驱动的，政客唯有迎合选民才能获得选票。我就提到了自己十一年前和福山教授的辩论，我说美国民主制度恐怕将毁于“低智商的民粹主义”，福山不信，他说我们美国有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有媒体自由、新闻自由，他引用林肯总统的名言：“你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一部分时间，但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所有的时间”。我认为他有点天真了。我说中国制度有别于西方制度，我们通过民主集中制进行决策，基本做法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轮又一轮，最后达成共识。换言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民粹主义在中国确实存在，但我们总体上有一种比西方制度安排更加成熟的决策机制，这将有利于超越民粹主义。

**中美关系是否会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

接着格里菲斯就把话题转到了中美关系，他说芒克论坛上次的嘉宾是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他说您知道他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说，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对此您怎么看？我说艾利森教授访问中国的时候，我跟他进行过两次讨论，我说您讲的这十六个案例中有十四个案例导致了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但这些国家都相信或都根治于“零和博弈”的西方文化，就像当年美国小布什总统所讲的：“要么你是美国的朋友，要么就是美国的敌人”。但这不是中国的传统，中国是“文明型国家”，我们对使用武力非常谨慎。两千多年前《孙子兵法》的第一条原则就是“慎战”。我记得美国的前总统卡特曾经对特朗普说过：“为什么中国要超越美国了，因为中国一直致力发展。”但看看美国在过去二百四十二年中，只有十六年没有打仗，我说过去四十年里，中国没有向外开一枪，然而在美国的媒体上中国被描绘成“咄咄逼人”、描绘成“好战”，美国反而变成了“充满爱心、热爱和平的国家”，这简直太荒谬了。我说鉴于美国和中国今天都有巨大的实力，我们为什么要回到冷战呢？冷战的哲学是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就是互相确保对方的毁灭，而我主张相互确保繁荣，英文叫Mutually Assured Prosperity（MAP），这比MAD要好很多。但我也要指出，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由西方列强带来的耻辱，所以中国高度重视加强国防力量。我坦率对他说，如果美国想武力干涉台湾的话，中国将击败美国。我们不想与美国打仗，但如果美国要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越过我们的“红线”，那一定会有冲突。

**中国人讲求“以史为鉴”**

**中国文化珍视和平**

格里菲斯又问我，西方喜欢从自己的历史视角来看待国际关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德国挑战英国，最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中国人是如何用自己的历史来诠释中国今天的国际行为呢？我说中国人讲“以史为鉴”，中西方历史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宗教传统不同，欧洲历史上是上千年的宗教战争，有人甚至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而中国的传统更加包容，我们是儒释道共存，没有西方传教士的狂热，从不想改变别人的信仰。我记得英国哲学家罗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中国访问，当时中国真的太弱了，西方列强在军事上、物质上、硬件、软件上方方面面都如此之强大，这使很多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失去了信心。但罗素先生对他的中国朋友说：“中国文化珍视和平，而西方文化是战争、战争、战争，所以你们务必尊重你们自己非常优秀的文化”。然后他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总有一天当中国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的时候，中国这种珍视和平的文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巨大财富”。我说我认为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也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看到这一点。我说你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上花费了2.26万亿美元，在过去十年里，它花这么多钱打阿富汗战争，而我们把相当于大概两千多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消除中国最后的那批贫困人群，也就是将近1亿人脱贫了。中国现在已经没有极端贫困了。这2.26万亿美元，几乎是中国过去十年扶贫支出的十倍，如果这2.26万亿美元，采用中国模式来扶贫的话，至少理论上我们可以消除全世界的极端贫困，包括美国的极端贫困，为什么美国把这么多钱用于战争和军事扩张呢？这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大问题，美国军工复合体左右了美国政治，损害了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当时俄乌冲突还没有爆发，如果我们今天再进行这个对话的话，我一定要告诉他，美国军工复合体是俄乌冲突的最大推手。

他接着问我，在中国的政治模式中，是否允许一个忠诚的反对派发挥作用？我说我理解你这个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西方的政治传统，你们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但西方政党属于我讲的叫“部分利益党”，他们是为选票而战的，结果使你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分裂，中国情况不是这样的，我说在中国共产党有党内民主，重要的决定和决策都要经过充分的讨论，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转到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这种政策转变的幅度之大，比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策调整幅度大很多，但我们可以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实现这种转变，我们通过民主集中制进行许多讨论和辩论，但最后要形成共识。中国人不主张“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在为人民谋福祉的共同的目标下，通过民主协商，形成共识，然后大家一起做事。

至此我们的对话就结束了，格里菲斯对我说，我们今天的对话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互相致谢，期待疫情后的线下对话。我说我也准备邀请他来《这就是中国》。那天对话还有很多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对话的中英文的完整版。好，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5月23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